

MASSE UND MACHT

群众与权力

[德] 埃利亚斯·卡内提 Elias Canetti / 著
冯文光 刘敏 张毅 / 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提
最具影响力的杰作

一部“权威性的著作”
——瑞典皇家学院

●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MASS UND MACHT

群众与权力

[德] 埃利亚斯·卡内提 Elias Canetti / 著
冯文光 刘敏 张毅 / 译



●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 01-2000-1040

Masse und Macht by Elias Canetti

©Claassen Verlag GmbH in der Verlagshaus Goethestrasse GmbH & Co. KG.

©1992 Claassen Verlag GmbH Hildesheim.

©1960 Claassen Verlag GmbH, Hambur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众与权力/(德)卡内提著;冯文光,刘敏,张毅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

ISBN 7-80109-624-X

I. 群... II. ①卡... ②冯... ③刘... ④张...

III. ①人间关系-研究 ②权力-研究 IV. ①C912.1 ②C9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2057 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德国 Claassen Verlag GmbH 授予
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群众与权力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h t t p //www.cctp.com.cn

E - m a i l edit @ 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1.62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论“距离”

(代序)

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结合上剖析、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书涉及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与此相应,作者使用的范畴、概念的范围也很广。我想就本书中的一个概念即距离发表一点看法。

一切生命个体都要同另外的个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求生。肉食动物想缩短与捕获对象之间的距离,以便最终抓住它,吃掉它;被捕猎对象则力求扩大与捕猎者之间的距离,以便保持自己的生命。人类在捕猎野兽时仅靠个体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人类在原始时期必须加强个体之间的紧密性,缩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距离,这样才能对付力量和速度都要比人大得多的野兽,这是为了满足吃的需要。同样,为了安全的需要,原始人也必须缩短个体之间的距离,提高紧密性和集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然力量面前保证自身的安全。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两个原因:一个是生物性的原因。人首先也是一种动物,而动物对外界总是有一种天生的警惕情绪,任何直接的触摸、抓碰都会引起动物的恐惧。人也是如此,在被触碰时也会有一种恐惧感。人的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严的需要都要求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作者在他的著作《被拯救的舌头》中说:“人类有一种天生的特性,易向恐惧投降。恐惧不可能消失……万事万物大概以恐惧最不容易改变。我回溯早年的生活,最早认识的便是恐惧,其根源是无穷无尽的。”面对不可克服的自然力量和凶猛的野兽,面对死亡,人们充满了恐惧,他们克服这种恐惧的办法就是加强紧密性,缩短距离。书中描写了一个部落的成员临死时,部落中的许多成员扑向这个将死之人,把他压在底下,上面的人越堆越多,越堆越紧,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减少将死之人在死亡前的恐惧,也是为了消除他们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可以说,这一类恐惧是人类天性中的一个永恒的因素。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贫富分化、阶层和阶级,这些社会原因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扩大了。由人的社会性原因造成的距离容易发生变化。人出生时属于某一个阶层或阶级,属于富人阶层或贫民阶层,但这种状况是会变化的,或者由于社会变革而发生变化,或者由于个人的努力而发生变化。本书作者对社会原因所造成的因门第不同、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人的傲气,很为反感。他在《被拯救的舌

头》一书中写道：“对于出身高贵而洋洋自得的人，我的反感很深。”门第、财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会变化的。有一种距离却比较持久，这就是统治者与群众的距离。不管统治者是代表奴隶主、封建主还是资本家，统治者与群众的距离总是存在的，不过距离的大小不一样。从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种距离总的来说是趋向扩大的。

群众与权力的关系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原始部落中，人们是怎样选出自己的领袖呢？在有些部落中最初是根据力量，人们在选择部落的领导人时采用的标准是谁的力量大。谁力量大，谁在角逐中取得胜利，谁就成为领导者。人们崇拜力量，崇拜权力，力量与权力是相通的。部落成员选出领导者，领导者代表权力，因而也可以决定群众的一切。本书中讲到的苏萨人就是这样：酋长下令苏萨人毁掉谷物和储备，杀掉牛群，他们就照办，以致他们在一次大饥荒中几乎死尽灭绝。其实他们知道这样做会毁灭自己，但是这是酋长下的命令，他们只好服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权力的代表者不仅靠力量，而且还要靠财富和地位。这时，群众与权力化身之间的距离要比原始部落中群众与权力化身之间的距离大得多。在一定范围内，距离和权力是一起扩大的。权力的代表者懂得，在一定范围内，与群众保持一定的距离，群众就会敬畏权力，就容易被控制。

从群众与权力的关系的内容来看，主要起作用的是群众的特性。本书的作者认为，群众有如下一些特性：一、群众要永远增长（人数增多）；二、群众内部平等占统治地位；三、群众喜欢紧密地聚在一起；四、群众需要导向；五、在群众内部，公共目标会淹没私人目标，只要还没有达到目标，群众就会继续存在。从这些特性来看，群众是天生具有追求平等、抹杀个性的倾向的。本书中提到，有些部落对独食者持鄙视态度，对狩猎和分配中有不规行为的人，往往采取逐出部落的惩罚措施，逐出部落比处死刑还要残酷。从历史上看，凡是权力的代表者能较好地利用群众的上述特性的，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只要迎合群众喜欢聚集在一起、不断增长的特性，提出奋斗目标，实行平等的措施，就可以掌握群众的心理。

在掌握和利用群众的特性方面，宗教做得比较成功。宗教让群众相信遥远的美好的未来，谁对宗教持虔诚态度，谁就能在彼岸获得幸福。群众在他们共同信仰的偶像面前是平等的。另外，宗教提出的幸福只有在彼岸才能实现，因此总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有些宗教还要求教徒在宗教仪式上要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交头接耳，不能喧哗。如果允许教徒在宗教仪式上交头接耳，互相议论，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偶像保持敬畏的心情，偶像的威望就会大打折扣。

当然，群众的这些特性也会随着群众的变化而改变。现代文明开始发展之后，等价交换原则贯穿于一切领域，个性的发展有了广阔的基础，彼岸的幸福只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奉行的是利益原则，群众内部的平等也只留下一个形式，实际上不平等的成分越来越大。群众越是发展，群众在宗教仪式上表现出来的信仰、平等就越是一种形式，这时，宗教想激起教徒的狂热就很困

难。群众越不发展,就越有可能出现宗教狂热;群众越不发展,就越有可能出现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权力。随着人的个性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扩大了,但科技的发展却间接地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个性、科技和民主意识的发展正在开创一个权力与群众之间的距离缩短的新的历史过程。

冯文光

2001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论“距离”(代序)	冯文光	1
第一章 群 众		1
第一节 对接触的恐惧心理的突变		1
第二节 开放的群众和封闭的群众		2
第三节 解放		3
第四节 破坏癖		4
第五节 爆发		6
第六节 迫害感		7
第七节 各种世界宗教中群众的驯化		9
第八节 恐慌		10
第九节 环状的群众		11
第十节 群众的特性		12
第十一节 韵律		14
第十二节 停滞		17
第十三节 目标的缓性或遥遥无期		20
第十四节 无形的群众		22
第十五节 按照情绪划分群众		27
第十六节 攻击性群众		28
第十七节 逃亡性群众		31
第十八节 禁止性群众		33
第十九节 反叛性群众		35
第二十节 宴乐性群众		37
第二十一节 对偶群众:男人和女人;活人和死人		38
第二十二节 对偶群众:战争		42
第二十三节 群众结晶		46
第二十四节 群众象征		48

第二章 集团	62
第一节 集团和集团的种类	62
第二节 狩猎集团	65
第三节 战争集团	66
第四节 哀恸集团	70
第五节 繁衍集团	73
第六节 共享	77
第七节 内在而宁静的集团	78
第八节 集团的规定性 集团在历史上的恒久性	79
第九节 阿兰大族祖先传说中的集团	81
第十节 阿兰大族中的临时组织	84
第三章 集团与宗教	87
第一节 集团的转化	87
第二节 卡塞河里里族的狩猎和森林	88
第三节 吉瓦罗斯族的战利品	91
第四节 普埃布罗印第安人的雨舞	94
第五节 战争的动力:第一个死者及凯旋	96
第六节 作为战争宗教的伊斯兰教	98
第七节 哀恸性宗教	100
第八节 什叶派的穆黑润节	102
第九节 天主教和群众	109
第十节 耶路撒冷的圣火	111
第四章 群众与历史	118
第一节 各个国家的群众象征	118
第二节 德国和凡尔赛	126
第三节 通货膨胀和群众	129
第四节 国会系统的本质	133
第五节 分配和繁衍——社会主义和生产	135
第六节 苏萨人的自我毁灭	137
第五章 权力的内在结构	143
第一节 捕获和吞并	143
第二节 手	149
第三节 吃的心理学	155

第六章 幸存者	160
第一节 幸存者	160
第二节 继续生存和不受伤害	161
第三节 活得更久的激情	162
第四节 统治者活得更久	164
第五节 约瑟夫·弗拉维逃生记	166
第六节 独裁者对幸存者的反感 统治者与继任人	172
第七节 幸存的形式	175
第八节 死者:未能幸存的人	185
第九节 流行病	193
第十节 关于不朽	196
第七章 权力的要素	199
第一节 武力与权力	199
第二节 权力与速度	200
第三节 判断与判决	209
第四节 宽恕的权力——仁慈	211
第八章 命令	213
第一节 命令:逃跑与整刺	213
第二节 命令的教化	216
第三节 反冲与命令的恐惧	217
第四节 给众人的命令	218
第五节 待命	219
第六节 阿拉法特山的朝圣者对命令的期待	221
第七节 命令的整刺和纪律	222
第八节 宗教性的阉割:阉割派教徒	225
第九节 反抗癖与精神分裂症	227
第十节 整刺的解除	231
第十一节 命令和处决——满意的刽子手	233
第十二节 命令与责任	234
第九章 转变	236
第一节 布须曼人的预感和转变	236
第二节 逃跑转变 歇斯底里,躁狂症与抑郁症	240
第三节 自我繁衍与自我消耗 图腾的双重形态	244

第四节	震颤性谵妄中的群体与转变	251
第五节	模仿与伪装	260
第六节	形象与面具	262
第七节	解除转变	265
第八节	禁止转变	266
第九节	奴隶制度	269
第十章	权力面面观	272
第一节	人类在其姿态与各自享有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272
第二节	管弦乐团的指挥者	278
第三节	时间的规则性	280
第四节	宫廷	282
第五节	拜占庭皇帝的宝座	283
第六节	大众麻痹和他们对伟大的观念	284
第十一章	统治者与偏执狂	290
第一节	非洲的君主	290
第二节	德里的苏丹——穆罕默德·吐加拉克	302
第三节	席瑞柏案例一	310
第四节	席瑞柏案例二	321
第十二章	结 语	332

第一章 群 众

第一节 对接触的恐惧心理的突变

人最畏惧的是接触不熟悉的事物,人想看清楚,触及他的是什么东西,他想辨认清楚,或者至少弄明白是哪一类东西。人总是避免接触陌生的东西,在夜晚或在黑暗中,由于出乎意料的接触而受到的惊吓一般都会上升成为一种恐怖的情绪。甚至连衣服也不足以保证人的安全,衣服很容易被撕破,被触及的人很容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直至裸露出一无遮盖的、毫不设防的躯体。

人们在自己周围设置的种种距离,是对接触的这种畏惧心理造成的。人们把自己关在无人可以进入的房子里,只有在那里他们才有某种安全感。对闯入者的害怕不仅仅是担心闯入者抢劫的企图,而且也是一种畏惧,畏惧在黑暗中出乎意料地被闯入者突然抓住。人们总是想紧紧抓住什么,这是畏惧心理的象征。“触及”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个词同时包含两种意思,即不怀恶意的接触和危险的攻击,而且不怀恶意的接触始终也有点危险的攻击的味道。“触及”是一个名词,但只限于在这个词的坏的含义上使用。

当我们置身于许多人中间时,我们仍然厌恶接触。我们在大街上、在许多人中间、在饭店、在火车站、在公共汽车上的行为方式,都受到这种畏惧接触的心理的制约。甚至当我们站在别人身边,能够仔细观察和打量他们时,我们也会尽量避免同他们接触。如果我们不避免接触,那是因为我们对某人有了好感,而这时是我们自己去亲近别人。

当我们无意识地碰到别人时会立即说“对不起”,被触碰的人的表情紧张说明他期待着向他道歉;如果不向他道歉,就会引起激烈的反应,就会引起反感和人们对“坏人”抱有的憎恨,即使人们还完全不能肯定他是坏人。所有这一连串由于受到陌生的东西的碰触而引起的心灵上的极其多变、极其敏感的反应,表明这里涉及的是始终处于清醒状态并且始终怕被触及的某种内心深处的东西,一旦人确定了自己的人格界限,他就再也不能摆脱它。甚至人们在更加不设防的睡梦中也会仅仅由于这种畏惧心理而轻易地被惊醒。

只有在群众中,人才能免于对接触的这种畏惧心理。群众是这种畏惧心理可以在其中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惟一情境。为此,人需要密集的群众,他们身体紧靠着,他们的心情也紧密相连,于是人就不会注意到是谁在推挤他。一旦人把自己交付给群众,他就不会对群众的触碰感到畏惧。在群众的理念中,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甚至也没有性别的差别。谁在推挤他,同他自己推挤自己一样,人们感觉到他就像感觉到自己一样,于是一切都突然变得就像在一个个体身上发生一样。这也许是群众力图紧密地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之一:群众想尽可能完全地摆脱个人对接触的畏惧。人们越是强烈地互相挤压,他们就越感到有把握,于是他们就不再互相害怕。对接触的畏惧心理的这种突变属于群众。在群众中传播开来的轻松情绪——关于这种轻松情绪我们在另外的地方再谈——在群众密集度最大的地方最为显著。

第二节 开放的群众和封闭的群众

群众突然出现在先前什么也没有的地方,这既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许是少数几个人站在一起,或五个人或十个人或十二个人,不会更多。什么也没有预告,什么也没有预期,突然间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其他人从各个方向涌向这里,就像所有的大街都只通向这里一样。许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人问起的话,他们也无法回答,但是他们急着要到大多数人在的地方。在群众的行动中有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全然不同于普通的好奇心。人们想,一个人的行动会传导到其他人身上,但仅这一点不能说明什么。他们有一个目的在他们对此作出说明以前,目的已经存在,这个目的就是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即大多数人在的地方。

关于自发群众的这种极端形式,以后还将有所叙述。群众在它出现的地方,在它的真正的核心中并不完全像表面现象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具有自发性。但是,如果把肇事的那五个人或十个人或十二个人撇开不说,那么其余的群众就都是真正自发的。群众一旦形成,它就想要由更多的人组成。向往增多的冲动是群众首要的和最大的特点,它想把每一个它可以得到的人纳入它的范围,作为一个人,谁都可以加入它。自然天成的群众是开放的群众:完全没有为群众的增多设置任何界限。群众不承认那些在他们面前紧闭的、使他们感到怀疑的房子、大门和锁钥。“开放”在这里应全面地理解,群众在任何地方、任何方向上都是开放的。开放的群众只有在它增多的情况下才存在。一旦群众停止增多,它就开始瓦解。

正如群众的出现是那样的突然,群众的瓦解也是突然的。在这种自发的形式上,群众是敏感的。群众的开放性使群众有可能增多,同时这种开放性是它的危

险。在群众中始终存在着面临瓦解的隐忧,群众力图通过迅速增加人数来避免瓦解。只要有可能,它会吸纳一切;但正因为它吸纳一切,它必然会瓦解。

开放的群众在人数上可以增加到无限多,这类开放群众比比皆是,因此它要求普遍的利益,与这种开放的群众相对的是封闭的群众。

封闭的群众不想增多,它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现有的东西上。封闭的群众首先注意到的是界限。封闭的群众把自己禁闭起来,它为自己创造出一块地方,把自己局限于此,它得到了一个它将充满其间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用一个容器来相比,人们把液体灌进去,可以灌进去多少液体是清楚的。这个空间的入口是有数的,人们不是随便就可以进入这个空间的,界限受到了珍重。这个界限可以用石块、牢固的墙壁来组成。也许它需要一个特别的加入仪式,也许人们在进入时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一旦这个空间里的人达到足够密集的程度,就不能再放进任何人。即使这个空间装不下那么多人,重要的仍然是封闭空间中的密集群众,站在外面的人并不真正属于这个密集的人群。

界限会阻止不规则的增多,但它也会使得这种群众更难于离散并会拖延这种离散;它在增长可能性方面之所失就是它在稳定性方面之所得;它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些外界的影响对它来说可能是有敌意的,也是危险的;它特别重视重复。由于预期重新聚集,群众每一次都对自己的解体视而不见以欺骗自己。建筑物在等待着他们并且正是为他们而存在,只要建筑物在,群众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再聚首;空间属于他们,尽管空间正处于退潮期,而空间以其虚空使人想到了涨潮的时刻。

第三节 解 放

在群众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解放。在此之前,群众并未真正存在过,只有解放群众才真正创造出群众。解放是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所有属于群众的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差别并且感到自己是平等的人。

这些差别是指特别由外在加诸于人的差别,指等级、地位和财产的差别。作为单个的人总是意识到这些差别。这些差别使他们深受其苦,迫使他们在重负之下互相疏远。人站在某个比较安全的位置上,以十分有效的适当的姿势抓住一切靠近他的东西,就如浩瀚广袤的原野上的一架风车,它站在那里,有力地旋转着,在它和下一架风车之间空无一物。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整个生命是以距离为目标的,他把他的财产和自己锁闭在其中的房子里,他所处的地位,他力争达到的等级——这一切都是用来创造、巩固和扩大距离的。任何一个人想较为深入地接近另一个人的自由都是不允许的。人们就像处在荒漠中一样,他们的激情慢慢地消退了。没有人能够接近别人,没有人能够达到另一个人的高度。在生命的每一个

领域里都有固定的等级,这些等级不允许任何人去接近等级比他高的人,不允许任何人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屈从于等级比他低的人。在不同的社会里,这些距离是不同地相互之间保持平衡的。有些社会强调出身的差别,有些社会强调职业或财产的差别。

这里的任务不是详细地说明这些等级制度的特征。重要的是,这些等级制度到处都存在着,到处都深入人们的意识中,并且决定着人们相互间的行为。在等级制度中位置比别人高而得到的满足并不能补偿失去行动自由的损失。人在他的各种距离中僵化了、麻木了。他在这些距离的重压之下动弹不得。他忘记了,是他自己把这些距离加在自己身上的,他渴求着从这些距离中解放出来,但是他独自一人如何才能从中解放出来呢?不管他为此做什么,不管他是如何有决心,他四周的人使他的努力化成了泡影。只要他们都坚持自己的距离,他就永远无法更接近他们。

只有所有的人在一起才能把他们从他们的距离重压之下解放出来。这同群众中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在解放中,各种距离被抛弃,所有的人都感到是平等的。在这种密集中,人与人之间鲜有空隙,身体挤压着身体,每一个人和别人的距离正如同本身一样近。那时获得的轻松感是空前的。为了这一幸福的时刻——因为这时任何一个人不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任何一个人不比另一个人更好——人们聚集成群众。

但是,人们如此渴望、如此感到幸福的这一解放的时刻,本身蕴含着它特有的危机,这一时刻由于一种幻觉而受到了损害。这个幻觉是:人们突然感到自己是平等的,但是人们并不是真正地变得平等,而且也不是永远地变得平等。他们回到以前互相分离的屋子里,他们躺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们保持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名望;他们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家庭,并未脱离自己的家庭。只有真正的改变才能使人们摆脱各种旧的关系并建立新的关系。我把这样一类团体称为群众晶体,这类团体按其本质只能接纳数量有限的成员,并且必须通过严格的规则保证其持久的存在。关于这类团体的功能还要详细叙述。

但是,群众本身会瓦解。它感到它将会瓦解,它担心瓦解。惟有解放的过程继续下去,新的人员的加入,它才能维持下去。惟有群众数量的增加才能阻止它的成员不知不觉地回到他们的私人重负之下。

第四节 破坏癖

人们常常谈论群众的破坏癖,人们在群众身上首先注意到的也是这一点,无可否认,群众的破坏癖到处都存在着,在极其不同的国度和文明中都存在着。固

然,人们注意到了群众的破坏癖并对此持否定态度,但是人们并未对群众的破坏癖作出真正的说明。

群众最爱破坏房子和物品。被破坏的常常是易碎的东西,如窗玻璃、镜子、锅、图画、器皿,因此人们乐于相信,正是物品的这种易碎性刺激了群众去破坏。诚然,破坏时的噪音、器皿的破裂、窗玻璃的碎裂,平添了许多破坏的乐趣——这是新的创造物的强有力的生命之声,如同新生儿的啼哭。破坏如此之容易被引起,这种情况增加了人们对破坏的喜好,一切东西都一起发出尖叫声,叮当的响声就是各种物品的掌声。看来,在事件发生之初特别需要这类噪声,因为聚集起来的人还不是很多,并且很少有行动或者根本没有行动。噪声预示着人们所希望的群众势力的增强,噪声是即将来临的行动的幸运征兆。但是,如果以为易碎性是这里的决定性因素,那就错了。人们破坏坚硬的石雕,直至它残缺不全、面目全非才肯罢休。基督徒破坏了希腊神像的头颅和手臂。改革者和革命家推倒了圣徒们的雕像,有时是从很高的地方把它们推下来,这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人们力图破坏的石雕如此之坚硬,以至于他们的破坏目的难以完全如愿。

破坏那些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具体形象,就是破坏人们不再承认的等级制度。人们在破坏那些对所有人显而易见并且到处有效的普遍建立起来的距离。人们想,这些形象的坚硬度表示着它们的长久存在,它们很久以来、自古以来就已存在,高高矗立,不可动摇;怀有敌意去接近它们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它们被推翻,被打得粉碎。解放就以这种方式完成了。

不过,破坏并不总是进行到这种程度。开头提到的通常的破坏,无非是对一切界限的攻击。窗户和门是房子的一部分,它们是房子与外界接触的边界地方最脆弱的部位。如果门和窗户被打破,房子就失去了它的个性。这时,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房子,房子里的任何东西、任何人都不再受到保护。人们相信,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通常是一些力图把自己同群众隔绝的人,他们是群众的敌人。但现在呢,把他们分隔开来的东西已被摧毁,不再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和群众分开。他们可以从房子里出来,加入群众;群众也可以请他们出来。

不仅如此,单个人自己觉得,他在群众中超越了自己人格的界限。他感到轻松,因为所有把他推回到自身并禁锢在自身中的距离都已清除。由于去掉距离的重负,他感到自由了,而他的自由就是对这些界限的超越。他想,他获得了自由,其他人也应该获得自由,他期待着他们获得自由。瓦罐所以激怒他,是因为瓦罐只是界限;房子激怒他的是紧闭的大门。典礼和仪式,保持距离的一切东西,都对他构成威胁,使他无法承受。他担心人们到处都会试图把群众分散开,使他们回到这些准备好的容器中去。群众仇恨他们未来的监狱,这些未来的监狱过去就一直是群众的监狱。对赤裸着的群众来说,这一切都是巴士底狱。

一切破坏手段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火。火老远就可以看到,它把其他人吸引过来。火造成的破坏是无可挽回的。在火烧过之后,没有任何东西还能保持

原来的样子。纵火的群众认为自己是不可抗拒的。在火势蔓延开来时,所有人都会加入群众。人们还将看到,对群众来说,火是最有力的象征。在彻底破坏之后,大火会熄灭,群众将消散。

第五节 爆 发

开放的群众是真正的群众,它听任自己的天赋的自然冲动。开放的群众对于要达到何等的规模,并无明确的感觉或概念。群众不坚持它所熟悉并且本应由它填满其间的任何建筑物。它的规模没有确定,它要向无限增长,它为此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赤裸的状态中群众最为引人注目。它确实有某种特殊的东西,而因为它总是在瓦解,所以不能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如果居民人口在各个地方的极大增长以及作为我们当代标志的城市的迅速增长不能越来越经常地为群众的形成提供机遇,那么它在今后也许还会得不到它应有的认真对待。

过去的封闭的群众(关于它我们还要谈到)变成了极其亲密的公共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所处的特殊状态,似乎具有某种自然的性质;人们总是为一定的目的聚集在一起,或者是为宗教的目的,或者是为节日的目的,或者是为战争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似乎使这些成员所处的状态神圣化了。参加布道的人肯定会相信,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布道,而如果有人对他说,在场的听众人数很多这一点带给他的满足多于布道本身,那么他会感到惊讶,也许还会感到愤怒。属于这类公共团体的所有仪式和规划,基本目的在于俘获群众:宁愿要充满信徒的安全的教堂,而不要不安全的整个世界。有规律地上教堂,熟练而精确地重复一定的礼仪,群众由此获得的东西类似于对自身的温馨的体验。在固定的时间以前完成这些仪式的过程代替了较为粗鄙和强烈的欲望。

如果人数大致保持不变,那么这类团体也许是足够的。但是,城市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在最近几百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就产生了形成新的和更大的群众的一切诱因,什么也不能阻止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即使最有经验的和最高明的领导者也不能阻止群众的形成。

宗教史告诉我们,对传统仪式的一切反抗都是针对限制群众的,群众总是要再一次体验自己的增长。我们想起了新约里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仪式是在户外进行的。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聆听,而且毫无疑问,它是针对狭隘拘泥的官方庙堂的。我们还记得,保罗的基督教精神趋向是从犹太教对人民和种族的种种限制中破土而出并成为所有人的普遍信仰的。我们还记得,佛教是对当时印度的等级制度的一种蔑视。

各个世界性宗教的内部发展史上也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庙堂、种性、教堂

总是显得太狭窄了。十字军导致了大规模群众的形成,这些群众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教堂能容纳得下他们。稍后,各个城市都可以看到自答派的苦行者,他们当时还只是在各城市之间漂泊。还在18世纪,卫斯理^[1]把他的宗教运动建立在开放式布道的基础上。他深知自己拥有大量听众的意义,有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统计,这一次大约有多少人听了他的布道。从封闭的布道场所挣脱出来,每一次都意味着群众想重温昔日的突然、迅速而无限的增长的乐趣。

我把封闭群众向开放群众的突然转变称为挣脱束缚。这一过程是经常发生的,但不应仅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情况往往是这样,就如群众从一个它受到严密保护的空間溢出,转到一个城市的广场、街道上,在那里,他们在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广为吸纳,自由自在地活动。但是,比这种外在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与此相应的内在的事情:对于限制群众人数的不满,突然要吸收新成员的想法,争取到所有人的坚定决心。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些挣脱束缚的行动获得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给我们的感受是现代的。也许因为群众如此全面地摆脱了传统宗教的内容,我们才能从那时以来可以说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清楚赤裸裸的群众,不受先前灌输给群众的那些理论的思想框框和目的的束缚。最近150年的历史发展的顶峰是这类挣脱束缚事件的迅速增加;这类事件甚至包括了战争,战争变成了群众战争,群众不再满足于虔诚的约定和允诺,他们想亲自最充分地体验自己的动物性力量和激情,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反复利用它可利用的社会动因和要求。

重要的是首先要指出这样一点,即群众从来不会感到自己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入群众的范围,它就还有胃口。如果群众真正吸纳了所有的人,它是否还会有这种胃口?谁也不能肯定地说,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群众争取继续存在下去的努力有点力不从心。为达到此目的的唯一有希望的道路是形成双重群众,然后两个群众互相比量。它们越是势均力敌,这两个互相较量的群众就越是能经久不衰。

第六节 迫害感

我们可以称被迫害感的东西是群众生活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这是针对那些被看作敌人的人的一种特殊的敏感多变的愤怒。这些敌人想做什么事就可以做什么事,他们可以无情地行事或者充满好意地行事;他们可以是充满同情心或

[1] 英国 Methodist 派基督教的创始人(1703—1791)。——译者注